

卖掉房子走向全美国 爱心暖到别人遗忘处

退休教师专为流浪者送袜子

干净的袜子,既是生活必需品,也是温暖人心的美好礼物。美国有个“袜子爷爷”,卖了房子换成房车,给美国各地的无家可归者送去一双双盛满爱心的袜子。

开着房车送袜子

小小一双袜子对露宿街头的人能有多大帮助?“袜子爷爷”汤姆·麦克纳马拉认为,帮助未必多大,但足以温暖流浪者的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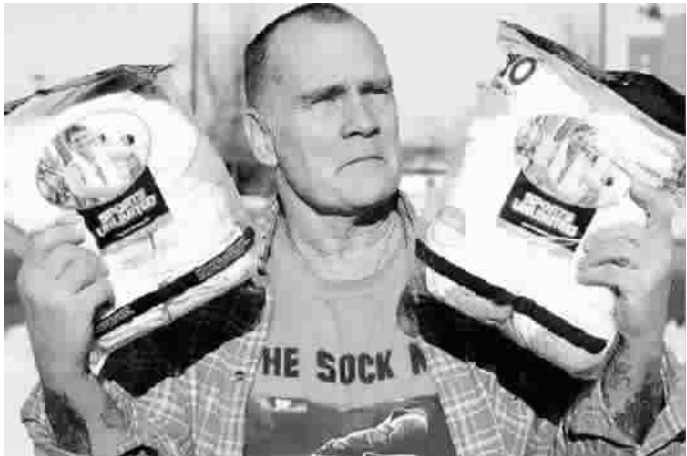
麦克纳马拉偶然读到一篇关于费城一对夫妇捐赠袜子的报道,才知道流浪者比较容易获得衣服之类的捐赠物,而干净的袜子、内衣这类小物件往往被捐赠者忽略。

“孩子拿到一双干爽、干净的袜子后露出的微笑太美了,袜子是生活必需品,但被大多数人忽略。我们其他(慈善)组织做得很棒,让流浪者得到外套、帽子、围巾、手套,但我们忘了袜子。”

麦克纳马拉最初自费购买袜子,送给所在社区的露宿者,收获良好反响。受到鼓舞的他卖掉在伊利诺伊州住了很多年的房子,买了房车,带着爱犬周游全国,把袜子送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麦克纳马拉 2012 年退休后便开始了这项善举,如今足迹遍及美国 17 个州,已经发出 5000 双袜子。

他有时也会遇到麻烦,比如,有些城镇不许房车过夜,麦克纳马拉必须把车停在离流浪者落脚处很远



■ 麦克纳马拉将袜子送给有需要的人 图 GJ

的城外。尽管如此,麦克纳马拉仍然对送袜子这件事乐此不疲。

他说:“反应好极了,远超我想象。”有个孩子接过袜子后立刻扯下脏兮兮的旧袜子,换上新袜子,高兴地跳起来。

感动亲友来支持

起初对于麦克纳马拉卖房到处送袜子的做法,亲朋好友们都说他“疯了”。儿子甚至怀疑他遭遇人生危机才有此举动。但他真诚的解释和行动感染了他们,亲友开始用实际行动支持他当“袜子爷爷”。

麦克纳马拉自己的退休金全都花在购买袜子和维修房车上。每逢过

节或麦克纳马拉过生日,朋友们无一例外送他袜子。这样的礼物虽然毫无新意,却最合他心意。他的同事、教过的学生也帮他组织募捐。

有时,支持来自陌生人。一天,他发完一批袜子后走进一家超市,看到一款正在促销的袜子。他找到超市经理,希望经理以比促销价更低的价格卖给他一些袜子。经理得知他买袜子的目的后,爽快地把价格降到最低。麦克纳马拉买走参与促销的全部 200 双袜子,随即发给流浪者。

为了争取更多支持,麦克纳马拉开设捐赠网站,筹集购买袜子的资金。麦克纳马拉说,他知道自己的

行动改变不了世界,但简单小事也有意义。

希望社会施援手

“袜子爷爷”希望自己的行动除了给予无家可归者一些切实帮助,还能引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,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减少贫困,帮助流浪者改善处境。他呼吁所有退休者,特别是退休教师加入到帮助无家可归者的行列中。

在与众多流浪者打交道过程中,麦克纳马拉越来越了解他们的需要。他建议有心伸出援手者捐赠实物,如瓶装水、新的袜子或内衣、卫生用品等。

他说:“我不给钱,也不建议别人给。”

他还建议人们每个月抽出一天时间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餐,与这些“被遗忘的人”聊天。

“在袜子行动中,我体会最深的是这些人希望与别人交流。除了那些精神不正常或特别不爱与人打交道的,大部分愿意聊天。可以问问他们的情况,要看着他们的眼睛。”

“袜子爷爷”正在考虑以更多方式帮助无家可归者。“我开始上网学习,看我还能做些什么。比如,可以把废塑料袋编织成垫子给无家可归者,让他们不用睡在硬纸板上……还有一段视频演示如何把颜料桶改造成取暖器。有太多可以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方式。” 欧帆

相关链接

从事特殊教育 乐于关注弱者

麦克纳马拉的善举并非心血来潮。他是一名退休教师,从事特殊教育 30 年,教自闭症患儿和其他智力障碍儿童。性格外向的他觉得,自己“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的东西比给予他们的多”。在他影响下,女儿也选择了智障儿童教育这一行。

部分出于天性,部分是职业使然,麦克纳马拉愿意照顾弱者,希望向被社会忽视或抛弃的群体伸出援手。

他不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无家可归者提供物质方面的帮助,而且愿意倾听后者的故事,给予他们精神方面的满足。

前不久,他去菲尼克斯发袜子,遇到流浪者迈克和罗杰。他听两人说了 5 个小时,第二天又去拜访他们。他还遇到过一对少男少女。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 16 岁少年在父母离婚把他抛弃后流落到纽约市,遇到一名有类似遭遇的女孩,两人从此结伴流浪,先是到新奥尔良,后来又去了亚拉巴马州。两个孩子对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遭遇颇感意外。

他格外心疼那些流浪街头的青少年,希望社会给予这个群体更多关心。麦克纳马拉说:“我无法承诺一切,但是我能承诺做个好的倾听者,给他们食物、温暖和袜子。”

相关链接

校服体现平等 包容民族习惯

“斯加先生,坎普学校需要穿校服吗?除了抹杀个性外,我认为校服没有任何意义。”儿子问,措辞有明显的挑衅。

这是 2011 年夏天,我们从斯里兰卡转往希腊工作,在带儿子到英国学制的坎普国际学校面试过程中,儿子向副校长斯加先生提的最后一个问题。

但对面的斯加面不改色表示:“不幸的是,需要穿校服。你知道,国际学校的生源来自不同国家,不同家庭。有的父母很富裕,有的只是一般的工薪阶层。让学生仅在着装上就感受到贫富差距,并因此而产生压力,这是不公平的。另外,幸运的是,到了 12 年级后就不需要穿校服了。我们认为,年轻人经过在坎普几年的教育后,会对社会、家庭及个人前途有基本的、正确的认识。”

斯加这一席话彻底说服了儿子。同样让我们耳目一新。

儿子最先就读的是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国际学校。学校有两套校服,一套是制服,另一套是运动服。制服为米色,根据斯里兰卡的岛国气候,女孩子穿短裙,但穆斯林女孩可穿长裙、戴同色头巾;来自印度的锡克族男孩也可戴他们颜色鲜艳的包头。这充分体现了对不同族群包容的“国际化”原则。

新华社驻外记者用自己孩子的亲历揭秘——

外国国际学校如何教学

为孩子接受不同于国内的教育,不少中国父母投资、买房,甚至移民国外。与中国学校相比,外国的教育究竟有怎样的不同?新华社驻雅典记者用自己孩子的亲身经历,为读者揭开谜底。



■ 科伦坡国际学校学生参加活动

此儿子 C、I、S 三个班都呆过,跟全年级所有学生同过班。老师和班主任也全部轮换。学校解释,孩子在校期间要尽可能多地接触、适应不同的同学与老师,而不仅局限在小圈子或小团体里。

写作评判不讲主题

每次去接孩子时,国际学校的老师总问我:“孩子在学校开心吗?他喜欢学校吗?”简单的问题,体现着重要的理念:让孩子在学校里快乐地学习。

刚进国际学校时,儿子连字母都不认识。然而,在学英语的过程

中,除了三年级以后每周有十个单词的听写之外,我从来没有发现老师要求学生背诵过什么,死记硬背不是学校倡导的学习方法。

按我的观察,放学早、作业少只是表象,隐藏的重要事实是:学校教学内容丰富,教材编排科学得当。

以作文训练为例,一般一个学期主要训练一种文体:从诗歌、散文、书信、剧本、新闻到恐怖小说、爱情小说,应有尽有。评判标准主要取决于文体、遣词造句与内容的丰富性,而非主题。儿子三年级写了一个抢劫银行的剧本:好人警察死光光而劫犯得逞,最后劫犯因分赃而互相残杀。这

么一个“主题错误”的剧本,不仅由于剧情具有冲突而获高分,还因同学追捧而在班级排练上演。

所有学生都学演戏

无论作业还是社会活动,国际学校中学生与学生、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不少。

当儿子学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历史时,一次作业是四人一起做考古“项目”:在一块泡沫板上模拟一个考古现场,孩子们要用硬纸板等材料,搭建出王宫、寺庙、山谷、陵墓等。还要制造一张“藏宝图”,据其发现泡沫板上的“考古现场”。

国际学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重视戏剧。学校里有专门的戏剧老师,课程是指导学生排练戏剧。虽然角色不同,但一个年级的所有孩子都能登台演出一出戏剧,能说的说,能跳的跳,能唱的唱,各尽所能。儿子刚进国际学校时语言不通,角色便是只有一句台词的一棵树。期末“考试”乃一场正式演出,舞美、灯光、化妆毫不含糊,且需要购票才能观看。观众主要是家长,因为自己的孩子就在其中,且演出水平很高,家长都着正装到学校礼堂观看演出。

国际学校里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师生的平等关系。科伦坡国际学校的校长桑德斯先生是长跑爱好者,虽年近七旬,但每次学生长跑时,他都跑在队列中。 刘咏秋